

把自己的事情做好

徐贵祥

1月22日夜，写了一篇关于故乡的散文，算是给农历2019年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，之后上床美美地睡了一觉。次日清晨8时许，我背起挎包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从单位临时宿舍到大门口有三百多米，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熟人在遛狗，他跟我打了招呼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北京总算安静下来了。对于这句话，我没有多想，只是回应了一句，是啊，过年了。

那一天，也是武汉封城的日子，但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，可能之前听到过只言片语，也是麻木和侥幸的缘故，没有大当回事。直到回家听儿子和老伴说起武汉出现疫情，这才引起注意。点开朋友圈，哗啦一下，各种信息铺天盖地，介绍疫情的，披露真相的，声讨毒源的，骂人的，支招的，猜测的，哗众取宠的，刷存在感的，标榜先见之明的……五花八门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形势很严峻。严峻到什么程度呢，严峻到不可想象的程度。

出于职业本能，我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，此时此刻，我能做什么？1998年抗洪抢险，2008年抗震救灾，上级一声令下，背起背囊直奔机场，那是何等的义无反顾。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，首先是，我不再是一个小伙子了，上级没有给我一声令下，我不能擅自行动。其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一场战斗，是非对称战斗，我们的对手不是潜伏在密林里的特工，也不是上游可以预警的洪峰，甚至比地震之后的余震还要捉摸不定，敌人在哪里，不知道；敌人什么时候出现，不知道；身边有没有敌人，不知道。

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凡是有人多的地方，就有可能出现疫情。如果擅自行动，招摇过市，敌人就有可能潜入我们的身体，被我们带回家，带到单位，带到更多的人群当中，到那时候，我们就和敌人抱成一团，我们自己也就成了敌人，其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了。

除夕之夜，北京安静得像退潮的海面。躺在床上，我的脑



己亥农历年底，长天浓阴不散，最终以婆婆的冬雨作结。疫情步步逼近，忙乱中腊月29晚匆匆回了农村，一路冬雨，仿佛在迎着新年的羽翼，泼洒出一年积郁。

喜乐的春晚，也让人局促不安，酒里的消息一个比一个惊悚，节目未能安心细看，却传来我们隔壁小区已被封锁。跨年夜的忐忑，混合着迎喜鞭炮的钝响；乱撞的冷风撕扯着窗外天空，沉郁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晨曦。早起，道路风干。奇怪的是从我记事就有的，农村初一拜年扫货的孩子们突然不见了。只有通红的对联和满地爆竹碎纸提示人们喜庆在昨夜降临。清晨，人们在家犹豫要不要出门贺年。

情势愈见紧张，我取消了回老家拜家谱。中午过后，立马匆匆回城。我刚到家一个多小时，女婿一家三口居然被他父母“赶回了城”。因为村里有从武汉回来并发烧的女子被救护车接走。城里乡里，瘟疫原来就在身边！

大年初一，一拨疫情信息刷爆了屏。

初二，天未放亮，我已无法安睡，恐慌如窗外尖啸的风抵近了身边。救护车的鸣笛，带着新年的悸动，发出刺耳恐惧的回声。

中午雪花在斜飞，天低得和楼顶一齐。骨瘦如柴的青桐，在雪花中挂着最后一枚叶子，摇晃着枯竭的呐喊。

放眼小城，平时厌恶的高楼，如同平时不受待见的医生，此刻正在天空下寂寂无言，为无数的人遮风挡雨。楼下的广播，和群里抖音，几乎一个模式，不断地提醒人们不要外出，做好防护。

这哪是过年呢？要是以前，此刻正是酒意未阑的人们闲话家常，猜拳斗牌的时刻。遇到晴天，阳光温软地轻抚人们一年的心灵褶皱，让人舒适；城里娇俏的女孩，定会穿上皮衣短裙，秀出长腿，借着阳光踩着脚步，笑意盈盈。即使雨雪，酒酣之余，下棋打牌，嗑着瓜子，海聊碎闻，一片亲情如花绽放。

初三一早，憋不住的老二打来电话，要从合肥回来，被我顶了回去。其实我也在幻想雪后初晴，去那夕阳清晖的河畔，体味那淡淡的轻凉，静静聆听草木抽新吐绿。

初三四电话不停，问安的比问好的多。从前打电话，老人总一遍一遍问，你什么时候来？全然的是期盼和急切。而现在却是反复的交代，不要走动！

突然失色的春节，让人怀想旧年。哪怕风雪载途，那深一脚，浅一脚的往来足迹总给人带来洁白的回忆，昏黄的堂屋灯影，一桌桌野蔬美味，村醪馨香，在风雪草庐之中，初屈的新年，积雪凝寒，小杯红炉之旁，细语亲情，暖润人心。

等吧，此时的情绪还不至于萧索。

初六一早女婿就被通知上岗。第二天小区彻底封闭，出入必须持证。阳台和窗口成了我们和现实世界联结的特区。

阴与晴在拉锯。温度一天高于一，阳光像铃铛一样摇醒了沉睡的花草。

窗外，分别了一冬的鸟儿们，久别重逢，叽叽喳喳，言说着它们的别来无恙。我们却立于高楼，放眼三里也少见人烟。仿佛从热闹的都市一下子移居到一座空城，投身于一场灾难中。窗外只有裁得四方方的天，牢牢钉在窗框里，视野冷落枯寂。

手机里流淌着各种情绪信息，加油的，埋怨的、更多的是诅咒那些乱吃野味的饕餮之徒。是的，万类相依，有了飞禽走兽，山川草木才有灵秀，没有动物植物，即便有了自然，也没有那份自然之美。大自然是公允的，谁僭越了规则，就会遭到它决绝冷酷的惩罚。在这寡静的日子，看着楼下的紫藤，如虬的躯干扎在花盆，再多的光阴，它只要一季尽兴的花开。植物都懂从不贪得，自知丰足。贪婪的人类，却忽略了自己缺少灵魂。

专家预测初十左右，会有舒缓，疫情不会如萨斯般肆虐。

子里不停地翻滚，自不量力地心急如焚，替武汉着急，替湖北着急，替北京上海着急，替钟南山着急——我相信他的判断和预言，我担心他的话仍然会被当作耳旁风，我担心这一夜过去仍然会出现成群结队走亲访友的局面，要知道，明天就是大年初一啊。

春节，春运，病毒来的可真是时候，在中国人忙碌一年之后，在乡亲们最需要亲密无间的时候，它趁虚而入，让我们腹背受敌，让我们的防御阵地漫无边际，随时都有可能大纵深、宽正面、无缝隙地渗透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，一个军人，一个作家，该做些什么，又能做些什么？现在大家高喊的众志成城，不是要我们去拼刺刀堵枪眼，而是服从“隔离”的统一号令。这个时候，无论是乐观者的高调，还是悲观者的哀号，都不能解决问题，病毒不会因为我们的情绪而停止它们的步伐。

经过短暂的思考，我找到了我的战斗位置，我眼下能够也必须做的事情是，控制，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动，控制身边的人，控制可以控制的团队。收缩，再收缩，把自己和自己力所能及及控制的人收缩在最小的防御空间，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安全，最大限度地避免成为带毒行走的传播者。

大年初一大早，家人尚在熟睡，我顾不上吃早饭，搬了一把椅子，沏了一杯茶，在阳台上建立了一个轻便的战疫指挥所。从微信名片里翻出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学生……凡是我认为有可能对其施加影响的，均纳入我的指挥范围，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，不管我的话能产生多大的效果。我发出的第一份呼吁要点如下：

第一，尊重科学，自我隔离。专门的人做专门之事，此时我们只能听专家的。不要以为疫情离我们很远，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在正月里扎堆吃喝，抱着侥幸心理走亲访友，也许你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毒源。希望所有的人都提高认识，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，为了你，也为了他，为了我们大家和将来。

第二，加强营养和运动，增强自身免疫力。冬春之交，易发感冒，注意进行自我测试，一旦发现体温异常，要采取果断就医措施。但是，也不要风声鹤唳，不要有点不舒服就跑医院。随着感染者数量增加，医院压力倍增，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传播源。

第三，尽量减少外出。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，假期可能会延长，可以储存一些粮食、盐、水。但是不要抢购，尤其不要轻信网上兜售的各种灵丹妙药。要警惕，不排除有人浑水摸鱼而把人心弄得乌烟瘴气。

第四，建立信心，稳中求胜。2003年的抗“非典”经验告诉我们，这次来路不明的病毒可能对气温敏感，只要我们坚守

守窗小记

彭荣能



心理随着松弛下来。午后的阳光，澄黄的一片，由窗棂浸染到室内。清婉可喜的静穆，似可听到季节的声音，电脑的页面实录着状况的进展，我也在写着《疫情笔记》。

真得亏窗子，能俯视楼下颜色深浅枯荣的枝叶，那些泰然自若不畏严冬的树木，那种伟岸可敬的宽大格局，给人鼓舞。

信息更多了。有的往往这边发出，那边就在辟谣。

平静与微笑是人类在平时的表征，每莅重大事件，暴戾总是从潜伏的喧嚣扰攘中浮出水面。海量的信息在儒雅正义的掩饰下，编织着虚假，铺排着暴戾乃至凶悍。弥天大难，科学的速度是跑不过瘟疫的；再细致完善的管理都无法满足灾难时最低的需求；因为我们的社会设计，永远不会为灾难做等待性准备。谣言、攻击和漫骂在喷射火焰。

焦躁中，每当看到夕照余晖斜照室内，几家电视，光影淫溢，一派物静安详。总是让人扪心自问，人类对得起这一缕夕照浮光的灵性吗？真真假假之中，人们慢慢学会了辨



隔离，春暖花开情况自然好转。瘟疫固然可怕，但最可怕的还是非理性地恐慌，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。只要人心不乱，一切可控。

第五，要防止次生灾害，做好防火防病工作，特别是要培养坚强的心理素质，既不能不信邪，也不能偏听偏信。更不能因为惊慌导致人人自危、精神错乱、食物中毒、交通违规等其他事故。

发完了这个内部文件，我的心里好受多了，中午吃了几个饺子。我自信我的多数观点是对的。此后的几天，我一直严密监控着我的微信战疫团队，像猎狗一样捕捉他们的行踪，确保他们能够老老实实始终不懈地执行“自我隔离”。记得第三天，我嗅出了一个小型串门的迹象，顺藤摸瓜，始作俑者竟是我的至亲，我当即给他们一家发了一个短信：如果活得不耐烦了，就找一根鞋带挂在门框上把自己吊死，绝不允许出去害人。我甚至给我的亲戚们规定，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，哪些人在一起，戴没戴口罩，我随时进行视频调查，并发动亲戚举报。我的亲戚都知道，我曾经当过侦察连的指导员，情报工作是很厉害的，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聚会和串门。这个正月，我惟能做的是自我隔离并监视亲朋好友一千人等。这，大约也算我在此次战疫中的一个配合行动吧。

一个人的事情做好了，一家人的事情就做好了，一家人的事情做好了，大家的事情就做好了，大家的事情做好了，这个国家就做好了。每个人——我要特别强调的是，每个人——如果都能为这个社会、为这个国家多提供零点零零一毫米的正能量，那么，我们这个国家，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，我们不仅能够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而且完全能够强大于地球上的任何国家，从物质实力到精神实力。问题是，我们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吗？

这篇文章写到半截，小憩片刻，信手翻看微信，发现一篇文章《各位，疫情还没有结束啊》，大致浏览一眼，报导一些地方解禁、酒店开业、食客排队等盛况，触目惊心。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，就像在战场上刚刚打退敌人的第一轮进攻，连工事都没有来得及修复，就隐隐感觉又有敌人正在抄我们的后路。

我不能确定这些报导是否属实，也不能辨别那些照片的真伪。但是，它还是给了我一记闷棍，让我半天回不过神来。因为我知道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情况确实存在，而且非常严重，大有蔓延之势。钟南山再伟大，只有一个；科学家再伟大，只有一群；医护人员再伟大，只有一批、两批、三批……他们

为之奋斗、为之奉献、为之牺牲的事业，刚刚见到曙光，我们怎么这么快、这么彻底地就忘记了？要知道，我们的第N批医护人员至今还在岗位上没日没夜地救人，而且自身冒着生命危险，我们帮不上忙，可是，我们还忍心添乱吗？

这次灾难，其实是人性的一次大暴露。比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华老栓们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进步。危险，依然危险，最大的危险来自侥幸，来自麻木。灾难，最大的灾难是我们很快就忘记了灾难，更大的灾难是在灾难并没有远去的时候，我们又有可能把它招惹回来。悲剧，源于我们的贪婪和愚蠢，更大的悲剧是悲剧在重复上演。

幸亏，我们中间还有那么多明白人。在转发那篇文章的时候，我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，“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够听得进去，我也要谈。”很快，我从网上听到了一片惊愕和质疑的声音，我选择其中一个人的留言作为此文结尾——不敢想起，不能忘记，一个84岁老人忧心忡忡的目光。刘智明和李文亮等人才刚刚倒下，还有更多的人前仆后继。我们必须警惕勿令尽弃。

是时候了，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，哪怕少挣一点钱，哪怕暂时穷一点，哪怕勒紧裤带再吃几天方便面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一切该我们得到的，仍然在前方的路口等着我们。着什么急啊！



辜者们“大惊失色”吗？

雪后天晴，阳光暖煦。我借着窗外的景致，来滋养着自己的心理钝感。楼东的草地渐有嫩色，“试挑野菜炊香饭，便是江南二月天。”好想好想那百步之遥的公园！

窗外清瘦的景致，让人能看清一切枝干的本真。初春扇动的翅膀，才是真正的家园留守者的眷爱。所以冬末的树林，才是草木还是飞鸟，都是清醒者的心理课堂。

面对负价值，窗口就是一本好书，一面盾牌或是一副盔甲。是疫情玻璃心的一副解药，谢谢窗口，它让我抵御精神上的迷茫疲劳。

多省见零了，六安连续几天见零了，朋友圈到处都是钟南山像阳光一样的笑。

一个月的守窗，最铭心不忘的是基辛格那句话：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”

是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这个国度总有那么一群最勇敢，最能担当的人，在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在最崎岖艰险处接引我们这个民族，做让人们渡过苦海的那个勇于牺牲的埋首前行的纤夫。



本版油画为陆静波创作作品